

国图入藏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》^①刊印考

李致忠

最近，国家图书馆入藏了一件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》一件，卷子装。现存7纸，每纸长56厘米，全长约为392厘米。每纸28行，行17字。无界格，四周单边。首纸残剩尾部3行，卷首内容已无法窥见，因而有无功德主愿文及发愿刻经年份，也无从稽考。正文卷尾镌慈氏真言2行7句；生内院真言2行6句。字体浑朴厚重，端庄凝重，刀法稳健，有简体字，颇有唐人写经风韵。麻纸印造，墨色纯正。经尾经名题下镌“隰州张德雕板”无框木记一行。这是此经为我们留下的惟一考据。

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》，又称《弥勒菩萨般涅槃经》、《观弥勒上生经》、《观弥勒经》、《上生经》。全一卷，乃弥勒三部经之一，亦称六部经之一。是弥勒净土信仰所依据的主要经典之一。内容是讲弥勒菩萨命终往生兜率天宫，为教化诸天，昼夜六时说法。强调欲往生天宫，必修行十善，念佛形象，口称弥勒之名，以此功德便可超越96亿劫生死之罪，故很多信徒愿写、刻此经，以做功德，求得善果。

前已言及，此经什么过硬的考据也没为我们留下，留下者只是纸、墨、字体等表面的风格特点，及“隰州张德雕板”1行6字的痕迹。张德当是彼时的刻字名工而绝非功德主。隰州当是张德的籍贯或郡望，也就是说这卷佛经是由隰州张德操刀镌刻的。这样“隰州”便

成了我们据以考证的凭借。

不少人都知道，中国历史上有过两个“隰州”。一个是辽代北京路有个隰州，名为南隰州。地处今锦州与秦皇岛之间的海岸线上，也称海滨县。金代时已废置。另一个是河东南路属于今山西的隰州，这个隰州始置于隋，寻废。唐复置，改曰大宁郡，又改曰隰州。北宋时未被契丹人占领，因曰隰州大宁郡，亦直称大宁郡。金灭辽，地盘有所扩大，隰州并焉，名曰南隰州。康熙《隰州志》谓：“按《金史》，天会六年（1128）为南隰州，以与北京隰州重也，天德三年（1151）去南字。”^②今核以《金史·地理志》，确谓：“隰州，上，刺史。宋大宁郡，团练。旧大宁郡军刺史，天会六年改为南隰州，以与北京隰州重也，天德三年去南字。户二万五千四百四十五。县六、关四。”^③从前述隰州的建置沿革中，我们不难分辨张德到底是哪个隰州人和此经到底刻于何时。是辽代的南隰州？不可能。因为“张德”前的籍贯只题“隰州”，而未提“南隰州”。且辽时南隰州地处关外，不具备刻书出版的条件，不可能是辽时的雕版印刷品。现在可以考见的辽代印刷品，大都刻于当时的燕都，即今天的北京。所以可以排除此件是辽刻的可能。那么山西的隰州早在隋、唐即已设置，因而是否有可能是那时的印刷品呢？也没这种可能。中国的雕版印书术发端于隋，迄今尚无文献证据和实物证据。唐代虽发明了雕版印书术，但“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，自冯瀛王始印《五经》，已后典籍皆为板本。”^④说是隋、唐之物绝不可信。以国图所收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》之雕印风格，纸、墨特点，实颇具金时北方的刻书气度，因而我们还得回到“隰州”的考证上来。前边已经说过，金代太宗天会六年改宋旧大宁郡为“南隰州”，后因与辽北京路“南隰州”名称相重，故于金完颜亮天德三年去掉“南”字，径称“隰州”。此经刻工张德之籍贯既已标明“隰州”，表明已去掉了“南”字，因而可以肯定此经之刻必在天德三年之后。天德三年，相当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，正属南宋初年。至元代则“以州（隰州）隶晋宁路，领五县：隰川、大

宁、石楼、永和、蒲县。”^⑤而晋宁路，即唐晋州。金为平阳府。元初为平阳路，大德九年（1305）以地震改晋宁路。可见此地金时乃平阳府的属地。

众所周知，金代的山西平阳是北方的刻书中心。天会初年平阳府由次府升为上府，“每岁大比，秀造辈出，取录最多。有抄纸坊，出白麻纸。《金史》记金太宗八年（1130）立经籍所于平阳，刊行经籍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平阳府有书籍，产解盐。书籍成为平阳特产之一。彼时此地书坊林立，“所以当时平阳、洪洞家置书楼，人蓄文库。”^⑥卷帙浩繁的《金藏》和《玄都宝藏》均雕印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有刻印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》的客观条件。

而女真人很早就信佛，占领中原后，统治阶级信佛更笃。“士大夫如赵秉文、王寂、李之纯，及一般汉族普通人民均多信佛。认为印施经卷，可以消灾获福。”^⑦所以金代由某人出资倩工镌雕某经者颇多。此盖其一也。纵观此经的印纸、墨色、字体、刀法等特点，颇类金刻风格；加之上述“隰州”地理沿革上提供的考据，大体判断此经为金刻本，可能是比较可信的。

注：

①本经经名通常为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》，然此卷卷末经名“天”字前尚有“陀”字。故照录。

② [康熙]《隰州志》卷二。

③《金史·地理志下》卷二十六。

④宋沈括：《梦溪笔谈·技艺门》卷十八。

⑤《元史·地理志一》卷五十八。

⑥⑦张秀民：《中国印刷史》第256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